

博雅文丛

批评的考究

汪涌豪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博雅文丛

批评的考究

汪涌豪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的考究/汪涌豪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8
ISBN 7-309-03438-4

I. 批… II. 汪… III. 文学研究-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050 号

批评的考究

汪涌豪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装帧设计 马晓霞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江杨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000

书号 ISBN 7-309-03438-4/I·230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书 外 篇

书香小莲庄	(3)
历史的姿态	(6)
一切皆诗	(9)
回不去的乡土	(11)
网络时代的爱情	(14)
闲在哪里	(16)
真实的陷阱	(18)
沸点以上	(20)
第二张脸	(22)
无涯之旅	(24)
永沉忘川	(26)
你能走多远	(28)
读图时代	(30)
另一种语言暴力	(32)

人不如鼠	(35)
美要让人喘息	(37)
季节的歌	(39)
生命园林	(41)
雨情	(43)
歇夏的意味	(45)
战国书生	(47)
司马徽的黠慧	(52)
曹操求仙	(54)
我们该如何阐释历史	(58)
批评的考究	(65)
喧嚣的文坛	(68)

二、书内篇

《诗经》时代爱情婚姻自由说质疑	(73)
《诗经》时代爱情婚姻自由说再质疑	(76)
屈原的先圣观及与儒家之关系	(81)
荀子所论“道”与“法后王”之所指	(90)
韩非子法治理论的局限性	(94)
司马谈思想之主旨	(100)
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析义	(107)
班固史学思想不当一概以保守论	(112)

《汉书》未及《史记》之时代原因	(120)
《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商榷	(124)
《范蔚宗以谋反诛》再商榷	(128)
传统文学批评定义方式小识	(132)
“目想”与直觉思维	(137)
具象批评与范畴模糊性关系辨识	(141)
沈约称赏《文心雕龙》系因声律论驳议	(145)
“风骨”非“风格”辨	(152)
初唐四杰“浮躁浅露”说平议	(159)
“百代之中”的意义	(164)
中唐风骨论衰歇探故	(169)
司空图“全美”“全工”说	(176)
宋人尚“淡”心态与相关诗学范畴诠释	(187)
明前、后七子之所以“败而不亡”	(199)
新编《李日华诗话》书后	(204)
清人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之优劣	(208)
铃木虎雄《唐代的剑侠》订误	(215)
陶希圣之游侠出于游民说商正	(218)
冯友兰《贞元六书》“死生论”指瑕	(222)

三、书 评 篇

颓败线上的悲悯	(229)
---------	-------

思想史的另一形式	(233)
学术遗产的当代际遇	(236)
考据所未曾失去的	(241)
文学史的权力	(244)
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扎实推进	(247)
荒地上的耕耘	(257)
日常的鲁迅	(262)
安顿诗就是安顿灵魂	(267)
王宏图：都市原象的寻觅者	(270)
杂花生树林行止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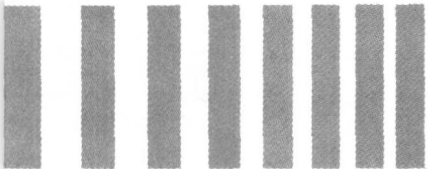
四、书 题 篇

《古代十大散文流派》前言	(279)
《中国诗学》前言	(290)
《中国游侠史》后记	(294)
《中国游仙文化》后记	(297)
《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代序	(300)

五、书 人 篇

王运熙先生与《文心雕龙》研究	(307)
顾易生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310)
周勋初先生文学批评史研究成就蠡测	(318)

李庆甲先生与《文心识隅录》	(321)
骆玉明先生治学印象	(330)
陈尚君先生唐五代文史研究历程追记	(335)
代后记：一种敏感的文化立场	(345)

A series of ten vertical bars of varying heights and widths, arranged in a row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一、书外篇

书香小莲庄

当一千人来到小莲庄，便觉得再难即刻离去了。除同行的女孩兴冲冲奔入庄内烂漫狂游外，我们几个猝遇清景，都只有轻声赞叹的份。许久，才有人幽幽地说：“这地方好到极处，我不想再挪动了。”于是大家坐定喝茶。

这里的水甚佳，又有好景作耳目供养，茶叶虽粗些，也就不致败兴。窗外有一荷塘特别耐看，它占地合十亩，逶迤成庄子的外园。塘内荷花谢了，莲香却未收尽。我从不知道荷叶可以长到这般蓬勃，因为时令，一些叶缘已经枯卷，但有支支梗茎撑举，它们大部分仍旧擎在水上，清圆成片。

庄子的主人，是南浔近代最有名的富商刘镛。南浔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自明代万历以来，发达的蚕桑业和商业经济造成了一大批富商巨贾，人称“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刘镛即为“四象”之首，尽管出身贫寒，曾为棉绸布店学徒，但勤快聪明，很快就殖财数十万，造为园林，能吸收西洋建筑工艺的精华，所以格制清新，与别处竟大不一样。

更难得的是，富倾一方后的他并不作暴发户骄纵奢滥的恶俗相，相反，时时督责子弟读书，两个儿子因以嗜学而富著述。及

第三代孙承幹，弱冠起就喜治乙部书，更倾家资，收集宋元旧槧，并天一阁与八千卷楼等处散出的稿钞校本、地方志书，然后斥金十二万，在庄侧建嘉业藏书楼以庋之，兼作抄书录副及雕版刻印之事，声名播及处，引得罗振玉、缪荃孙、叶昌炽等饱学之士竞来参与，一时声色规模，隐然与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阁相埒。以后鲁迅、胡适等人皆与之有过交往，或常用那里刊印的书。小莲庄的书香，便这样伴着莲香，沿杭嘉湖平原，来到十里洋场。

待我们寻访及此，它已积下百余年的历史。旧时台榭在暖阳下庄静不语，庄边藏书楼古木森森，也一派安详。那女孩子或因庄子好玩，念及前蜀李秀才“竞折团荷遮晚照”的词儿，思忖在此画船载酒，便老去也无妨碍。身畔走过的后生，得知主人偌大排场，也想有粉墙偷觑的奇遇，纵玉人不见，朱槛玉阶间，有些许遗簪坠珥可寻，也足慰怀。与我同来的自然无人作此等痴想，大家一例陷在静默中，彼此不再说话，即说话也至轻至简，渐离琐碎，泄露出内藏的性情。

想当年，刘镛初创家业，购茧出丝，一定辛苦了得吧。当月侵窗，灯映户，校书的承幹，安顿那些零缣旧简，必也是心力耗尽，头晕眼花。庄外临水人家，叫卖声散乱；庄内十二阑干，尽日帘卷；女眷们的嬉闹，有时也够嘈杂。日日莲香到楼头，人有问：你等进货出货，抄书校书，有几日闲散，这般地辜负胜景？想不出主人一笑之余，会如何作答。并不是也想过，自己这么做是否真的有点儿虚抛了年华，辜负了风景？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无疑是这庄子的知己，不仅出资建造了它，更赋予了它以超迈的格调与神韵。

当一池风荷围定楼台，一院书香偃伴在侧，人们分明看得到他们作为性情中人的根骨，不染铜臭的读书雅士的眼界与涵养。他们深知天下一切事俱不可向热闹处著脚，所以虽富擅一方好地，心仍清淡如水。放眼今日，固然已没有几个人能起这样大的园子，

藏这么多的古书，但似乎更没有几人能这样对待黄白阿堵，并安排作声色如此的用场。

再往深处想去，人有在名场翻滚，却说心存僻壤。刘氏的名山事业偏偏都在繁华都邑，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僻壤与都邑原是一色，正如钱多钱少远没有一般人想像得那么天差地别，只要存心高雅，取用有道，名场与钱市又怎能污浊到人的性灵？所以他们赚钱、存钱并花钱，在南浔与海上买屋造园，并让这园林精致而漂亮，成为后人透看其见识与器局之所在。这份安雅实在，或就是刘氏祖孙让人咀嚼三复的原因吧。

没来这里，于此一节不易明白。来了而未坐过黄昏，恐怕仍难与道个中深意。我眼中小莲庄的味道，大半在此。

历史的姿态

我第四次与秦俑站在对面，仍然十分关注两千年前秦中男儿的脸面和身形。而旅游手册和导游小姐也几乎与早先一样，特别地提醒游客，这些兵俑千姿百态，绝不雷同，据此足可想见古人才能的秀出和创造力的丰沛。

我的看法是，秦俑姿态各异，可能未必出于制作者的自觉追求。因为考古表明，当时参与其事的近千名陶工，除一部分来自宫廷作坊外，大半属困顿下层的平民工匠，他们分司头部、躯干和四肢的塑制工序，然后再将部件套接成形，手艺虽称娴熟，却并非都精于艺术，因此不能期待他们在各司其职的批量塑制中，能照顾到整个人像的圆整浑成，乃至作为艺术品的气足神完。

东西方古典艺术的实践证明，砍去多余的部分，材质才被赋予生命，而陶工的塑捏堆贴拼合组装，因人数众多，且有些非出模具而只用手工，捏制出的成品面目各异实在是太自然不过的事了。倒是其在体量形质上缺乏雕塑应有的团块效果，比之烧制工艺的高明来，不能不说是较为稚嫩的。

此外，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法律条文和《吕氏春秋》等书的相关记载可知，秦时国家对手工艺品制作有严格的年检考核

制度，受“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法律规定，慎严谨惧之下，陶工们的制作心态很难说是自由而展开的。以这种身份和心态赶工，要他们逼真地传达王朝的强盛和将士的气度，实在是一种苛求。

那么，究竟从哪里体察秦俑震撼人心的魅力，包括一个王朝目空山海的气象和它遗留给后人的教训呢？与我同行的朋友不无疑惑。我让他们跳出对单个兵俑的过细辨认，转去关注由前军、后队和翼卫组成的庞大的俑列。看那些高过一米八，阔口厚唇收腰宽腹的秦中男儿，在步、车、骑、弩等兵阵中站成矩形和曲形的宏大阵势，浩荡英武地铺排满你整个视界。焚余劫后，一片败乱中居然还有如此精彩的演出，岂不足以让人感动连连。等而下之，汉俑以下及至明俑的格局，是根本不用去想了。

转过后面，还有几列未经整理的兵马俑残骸。车轼早烂，马尾也已折断，残颓的车马边，有身首分离、肢干不全的兵俑们相互偎倚扶持，静卧在逐层夯筑的黄土里。有一个跪射俑，手中的射器早已腐坏，手臂也已断开，但它仰面朝上，褪尽彩绘的眼中有一种独特的幽邃和空茫，叫人实在不能忘怀。

双脚轻轻印地，思虑几乎凝定，我想对着这千年劫波，再没有什么军列能让人如此触目惊心了。它使人在心底产生某种最深刻的疼惜，并因这种疼惜，添一重对历史感同身受的体会：秦俑，无疑象征着王朝的强盛和帝王的威严，但另一方面，其陪葬于霸主的墓侧，是不是也提示人注意，那匍匐在王权底下的个人，他们为历史付出了怎样昂贵的代价？

这样一想，历史苍涩凝重的品格就一下子凸现出来了。历史是有重量的，甚至并不等于矢量的时间，从很大程度上说，不可复原不正是历史之为历史的特点吗？

所以我更想说的是，那王朝的霸业，扫荡六合的绝世辉煌，不是体现在秦俑的千人千面上，甚至不尽落在庞大而静默的军阵中。或许，这些倾圮的行列，有豪荡似大风乍起，悲歌如到刀切般

终止。它封存着一些最生动的表情，是历史最激荡人心的姿态。

一切皆诗

已故诗人海子，某日走进昌平的一家小酒店，对主人说：“我给你们朗诵我的诗，你们给我酒喝吧。”主人听得恍惚，以为大白天撞鬼，陪足小心地回绝了他：“我给你酒喝，但你千万别在我这儿闹腾！”

海子弃世已近十年。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纯情诗人不会想到，时至今日，即使在京华和上海，能给他如此礼遇的地方早消失殆尽。零点公司的调查说，如今城市人喜欢诗的愈来愈少。推想起来，在僻远的乡村，要人仍兀自爱诗，怕更杳不可期。

可诗的失意哪里是诗本身造成的，不过是当代人很难再有走近诗的心境罢了。作为人类情感的深刻写意，诗在过去一直蒙领着崇高的赞誉。诗人不但被称为“语言的圣手”，在华兹华斯、雪莱们，还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他们比一般人更具“热忱和温情”，“敏锐的感受性”，因此也最有可能发见宇宙和人心的一切奥秘。

可着实地说，惟其温情敏锐，一如高纯度物质的原有结构，会随外界物理环境的些许改变而瓦解，诗人的世界也是最不堪非诗物质的冲击的。试看天下滔滔，多半腾逸在人的精神之外，人在